愛華社（女）（子）新劇

正月念一日戲　一點至五點　新花田錯

（劇中人）（扮演者）
趙子雲 明珠
趙母 鏡花
娘舅 月梅
黃員外 楨增
黃太太 玉峯
女秀英 金鶯
黃升 蘭珍
黃福 雲南
沈太太 小梅
張七 笑儂
黃霸 笑天
阿琴 采英
盜 玉英
影 志奎
沈轉 如夢
香客 劍民 美儂

正月念一夜戲　六點半至十點半　頭本歇浦潮

（劇中人）（扮演者）
無雙 文英
奶媽 小梅
孀姨 蝶梅
倪俊人 楨增
錢如海 天樂
錢秀珍 采英
黃醫生 明珠
男看客 美儂 笑天
女看客 玉峯 賽文 劍民 金鶯
案目 笑天
茶房 月梅
孫映玉 情夢
王漫遊 蘭珍
裘天敏 明珠
吳美士 桐影
演戲人 亦珍 月梅
小學生 雲南
堂官 玉英
徐阿蹯 笑儂
李阿光 笑天
茶客 玉英 玉峯
小販 稚生
車夫 志奎

愛華編　二本歇浦潮

本社之頭本歇浦潮一經開演觀者幾無插足之地即可見其價值矣二本更比頭本更熱鬧而發鬆有活動傀儡戲有特別花烟間仙人跳放白鴿種種上海社會情形莫不描摹盡致一俟佈置齊備即行開演先此預告

本社告

世界照相公司露布

攝影一業　至於今日　可稱發達極矣　常言戲好　不怕貨比貨　祇怕不識貨　現在拍照專業　既有如此發達情狀　自然識貨者多　那麼請來敝公司拍兩張小影試試看　是不是比別人家道地　敝公司還有**一樁特色**　別人家拍起戲裝照相來　行頭終不會齊全　敝公司非但十門角色的**服裝齊全**　并且鮮明艷麗　光采動人　何以敝公司有這套新鮮行頭呢　老實說　敝公司和**小世界有特約**的　所以光顧諸君　儘管點品　要什麼裝飾　就是什麼裝飾　這一層　想來別家沒有**如此便利**吧　而且**拍照一張**　還奉送**小世界遊券**一紙　**以次類推**　諸君同一留個小影紀念　往別家去　恐怕也沒有如此一得兩便吧　當出新年　諸君遊玩到了城裏　先在敝公司拍了一張照　然後便可順便一遊小世界　不特金錢經濟　就是時間上　也不會白費了　敝公司延聘的攝影師　乃是新從歐美遊歷回來　對於光學研究工夫　頗多心得　所以不但白天可以拍照　晚間也可以用電光攝影　至於約期取片不誤　代客冲洗軟片　這些照相公司應有的手續　用不着鼓吹的了

興泰電燈公司

[illegible]七十二號

電話中央四一一九

專售電料　以及花罩　式樣鮮明　歐美新到　代裝燈鈴　彩燈廣告　上海獨步　堅固工料

萬國救濟俄僑難民義賑券　第三期副券

額設三萬張　每張二元　分條一元二角

夏歷正月十三日開獎

會址上海法租界朱葆三路十六號

電話中央六五六〇

延澤醫院

上海民國路東新橋街轉角　晝夜診察　隨時入院

淋病　梅毒

內外各科　戒烟專科　注射德國六〇六每針五元至十元　上午送診號金八角　下午門診診金五角　添設病房可以療養

東濟醫院

施榮汶先生

本院專治一切疑難之症　主任醫師　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時疫[illegible]診[illegible]出診[illegible]元　過[illegible]之病家只取二元二角　門診一元號金二角　送診於應診期間內隨時皆可

院址　六馬路中江影戲館隔壁　電話中央三八七七

上海城內華嘉路虹橋西　新開　康西藥店廣告

本店選售歐美上等西藥　精[illegible]　配醫師診定藥方　並製家用良藥　格外克己　以表歡迎

明月照相館

六馬路西　敬勝里口

日夜美術照相廉價一個月　十一月初十日起假日休息　一元一打　四寸一元　半打加印每打元半　六寸一元　二張加印每打二元　四角　八寸一元　一張加印每打四元　明信片每張一角　大小軟片代客冲洗　不取分文

電話中央三八七七號

上海城內邑廟西第五家　新開　泰豐南北貨號

發售　官燕　銀耳　蝦米　海味　茶食　糖果　罐頭　禮品

新年糕[illegible]上市

[illegible]提倡

仁大問題

現在國民的腦筋大半已經覺悟稍有普通知識就愛國的[illegible]想抵制劣貨也是表示愛國[illegible]有一種[illegible]但[illegible]抵制劣貨假使抵制之後沒有[illegible]了[illegible]貨[illegible]給[illegible]家[illegible]要用[illegible]制不便[illegible]

冠生園啓

慈善救濟會籌募遊民工藝廠基金還本債券

夏歷正月念二日開籤

廣濟債券

甲種　一等三萬元　均有二三末一字　正月十六開籤

乙種　一等二萬元　正月念一開籤

額少獎多　存券無多　容易得獎　請速購買

樂會　永遠基本正賑券

頭籤十萬元　全張六元　分條六角

准於正月念三日上海開籤

世界小報

編輯部◎營業部◎在上海城內福佑路小世界◎北電話中央四四六九◎南電話一三一七

編輯者　張丹斧　姚民哀

第三百六十六號　每張售銅元兩枚

定報價目　本報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四角半年二元全年四元日本同歐美及南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全年一元半年五角大洋郵票九五折算

廣告刊例　二英寸五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格刊費二元中縫分作四格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收值美術及廣告畫面

小世界游藝時刻一覽表

大京班

日戲　二點至六點半

馬俊峯 任春奎　啞子開口
邢聯霞 袁福順　女起解
小黑燈 徐波林　黃金台
盧金龍 劉長寶 劉禹臣 邱德成 單德元 張劍芬 馬永利 劉春林 高榮祥 張紫珊 朱友奎 袁奎官 李祥芳　全本大名府

夜戲　七點三刻至十二點

白玉福　滑油山
李同芳 高榮祥　二龍山
邢聯霞　狀元祭塔
小黑燈 馬俊峯　借人頭
陸紅芳 劉禹臣 張紫珊 李祥芳 袁奎官 袁福順　頭二本虹霓關
盧金龍 劉長寶 邱德成 單德元 張劍芬 朱友奎 袁奎官 劉春林　十黃三忠功（代定軍山）

第一層影戲　一點至二點半　七點半至三點三刻

第三層影戲　五點半至六點半　十點半至十二點

全部偵探長片　共三十一大本　現映念六念七念八念九本　傀儡黨

四明文戲

一點半至五點四十分

夏記榮　借
康集昌 小桂寶　披
小沈春林 沈荷花　風
汪阿生 小金蘭 陳阿高　存花鞋
沈春林 小沈美桂 沈寶玉 康集昌　活神道

七點至十點十分

小金蘭 夏記榮　買金棚
康集昌 沈春林 沈美玉 小荷花　文明產子
小桂寶 康集昌　大毛家
汪阿生 陳阿高　鬧村

二層樓雜耍台

周杏泉 周慧珍　一點至一點半　六點半至七點　中西戲法
飛仙女 施湘芸 飛來鳳 飛霞女　五點至四十分　六點至十點十分　十一點至十一點四十分　女子戲法
沈易書　六點至六點半　十一點半至十二點　南方拉戲

二層樓書場

周沁泉　一點半至二點半　文武香球
周潤泉　三點至三點三刻　果報錄
姜聽濤　七點三刻至八點三刻　珍珠塔
楊月樓 楊星樓　四點半至五點　八點三刻至九點三刻
吳小松 吳小石　四點至五點半　九點三刻至十點三刻　白蛇傳　描金鳳
筱桂蓀 全班　五點半至六點　十點半至十一點三刻　改良蘇灘

四層樓新舞台

陶社男子新劇

徐筱汀 王夢漢 張虎文 姚一民 陸寶玉　一點至三點半　日演　一壺茶
嚴忍庵 宋掌輕 方映游 吳半倩 童呆兒 程子呆　六點至八點半　夜演　葉先生

常州灘簧

吳和尚 劉榮生 朱根福 沈桂生 孫玉采　三點至六點半　日演　寶布送禮　一二本
黃雲泉 王大狗　八點半至十二點　夜演
沈玉林 卞和尚 劉仁生 穆阿寶 倪錫良　珍珠塔　一二本

三層樓小戲臺

改良本灘

徐祺生 魏雲林 張文俊 花月英 陳阿東　二點至五點半　日演　夢遺　伯妻
陳阿社 練丙 花彩娟　七點至十點三刻　夜演　藍衫記（本）

西冷賈 全班　一點至二點半　六點一刻至七點三刻　古董蘇灘

胡壽慶 全班　五點半至六點　十點三刻至十一點三刻　大套魔術

幻術灘簧場

莫悟奇 全班　五點至六點　十點至十一點　歐美魔術
張素蘭 全班　六點至七點　女子蘇灘

二層樓化裝申曲場

一點至五點　日演

曹掌生 侯泉棠 趙三寶 胡雪山 丁婉娥 丁少蘭 周少蘭　賣花香　拾魂牌　三不許

七點至十一點　夜演

胡雪山 侯泉堂 丁婉娥 丁少蘭 丁小娥 趙三寶 小愛娥 曹掌生 周少蘭　斬康七

要做曹操快上勁ノ

廿蒼

我的一個同學程叔起、他說、從前袁項城在少年時代、曾經在他的府上讀過書、那時不過十九歲、有一天、項城和許多人談三國演義、問大家誰願意學誰、誰願意學曹操、他獨自己連稱他願意學曹操、願意學曹操、到後來那知竟有人將他比曹操、但項城的尊姓、雖是袁紹的袁字、可算正和曹操立在一個反對地位的姓、要於如今這位曹大總統、可是論他有些像、他雖不喜歡人有這種理想、怕的與無法禁止呢、所以北京的警廳總監、不許演的曹操、大總統把他傳進去、叫他撤消這個禁令、足見得大總統是個解人、有人說、兩個大總統、皆比不上曹操、我道、不然、項城樣樣比不上、一樣總比上了、那一樣呢、陳思王呀、這件事、曹大總統、如不乘年富力強的當兒、上上勁、怕的就要輸給袁大總統嘘、

聞歌樓述

隱俠

■程長庚計賺楊月樓

程長庚之對待小生徐小香、自蘇州提解回京、而不使演戲一事、固人盡而知、近聞老伶言、長庚尚有計賺楊小樓父楊月樓一事、楊月樓之加入三慶、由長庚親聽賞識、遂加入者、月樓未免驕肆踏甚、搭班未久、卽嫌戲份拿得太少、要求增加、長庚曰可、但汝祇能武而不能文、戲份再加、何以服衆、月樓謂、文生亦可、不妨試驗、長庚曰、演若是、容試後再議、於是程親定楊演樊城長亭昭關浣紗計魚藏劍等全本吳越春秋、并定一日演完、第一日海報貼出、賣滿座、楊有得色、程微笑不言、越十數日、又排此戲、越二十餘日、再排此戲、前後計共三次、聽者與日遞減、第四次又排此戲、上座竟寥寥無幾、楊神明內疚、不願演此、程乃自爲之、并布置當、明日仍是此戲、後日再是此戲、遂連演五次、聽戲者與日俱增、遂謂楊曰、汝究竟能武不能文、卽能、亦不過皮毛而已、藝事向稚、加份事請暫從緩、楊默然、終程之世、楊不再談加份事、當時聞此事者、兩賢之、

世界報之抓週

瘦秋

抓週之舉、完畢以後、我還要求民哀想法來保護這孩子、第一要辦外埠代派、就在各位撰述之中選舉出來、各人盡自己的力量、替他幫忙、幫忙之後、將來一定有好處、這好處、我要替世界報說一句話、也像珠簾寨中李克用說、等你得勝回來、再對你講、想起來總不會辜負你們的好意、我還有一種意見、是對世界報的編製、似乎談藝的小品覺得太多了、最好改後、加些時事諧評、每日說部與談藝以五篇爲限、如此方可與他報爭雄長、不落他人之後、不知民哀的意中、以爲如何、更有一種希望、是想民哀將一年之內、本報著述、選擇其精美者十餘篇、費點功夫、印成一小册、作爲世界年刊、除本報撰述者、得享一册權利、餘均分頭售賣、這事舉辦、必與世界報前途有影響、是在主者之能否允辦耳、余之對於抓週意見、如斯而已、(民哀按瀞秋先生對於本報可謂掬忱推愛無微不至幾種辦法也深合小子的心理不過個這孩子先天不足怕熱鬧得很大約這許多舉動不滿十歲總舉行不起來小子的心理未嘗不想來一下哼懊小孩子身體虛弱小子自己又是無才能僅吸其辜負了瀞秋美意)

都門西山遊記

京洛浪遊客

西山在順天府西三十里、爲太山之首都、流泉滿道、白塔聳雲、晴巒聳樹、疏木洩陰、亂葉飄丹、積雪凝素、都門之彩屏、攀樹之集翠也、山之菁萃處曰香山、曰翠微、峯崖屏列、偷苦萃敷、不雄而壯、不媚而秀、許衡詩曰、大山如蹲龍、小山如踞虎、烟雲蕩蒼翠、遠近互吞吐、足以形容其大槪矣、余粟六京塵、曾遊一過、雪泥鴻爪、村諸短札、時閱倉卒、裁諸行篋、當悔少作、

約至友三五作西山遊、践約者四人、與余恰得五數、翦曉上啓、曉露巳晞、出西直門、搭京張車、抵黃村 花影亭亭、日巳午矣、黃村卽西山之麓、有顯應寺、建於前明、燬於流寇、清康熙重勅建、今又墨粉斑剝矣、寺有吊樓兩座、久爲遊人所稱賞、實則建築工程粗笨、無流連品題之價值、是日適逢齋供、村婆子會於觀音殿上、靈鏡法鼓、雜以經咒喃喃、信女善男、各帶汗騷殺氣、大士有靈、恐亦當作嘔三日、村前有順天保明寺、明弘治十二年、黃村女僧呂氏捐建、梵宮佛相、不脫草莽本色、

柳碧痕的性的問題

鵑魂

柳碧痕性的問題、已是鬧了好久、幸而我們這般人、多是抱着保境安民、息事甯人爲職志、所以不曾擴大開來、不然一定要重勞調人之足、僕僕奔波了、徐碧波不知在那裏探聽到柳碧痕的性屬、和本來的名字、使了一點天眼通的本領、要想騙我一升五香豆吃、實則他偵探本領、早已先收在最小奪標猜測上了、所以這次我機靈、沒有被他騙去、我本來看在「碧」字面上、想答應他的條件、和他簽約了、那知半途中、有一位姚廣燮女士、想分碧波的肥、因爲分贓不勻、(實則我五香豆還未寄去他們又何必亟亟于分贓呢)就氣鼓鼓的暗遞秋波過來、幷且把那位男性的女士的眞姓名、一齊說了出來、那倒便宜了我、不費一顆豆、竟得到美滿的結果、碧波在鼓裡、還不知道、所以仍想向我要那一升豆吃、那裡曉得我這一升豆、已由廣燮女士還給我了、哈哈、

且說這位柳碧痕女士的性的問題、我想無可掩飾、也不必加以討論了、就是女士的男性名字、倒有公佈的必要、我準備寫下了、不知這位女士、自己願不願別人宣布、我又恐怕別人疑我弄玄虛、就先道出一個姓來、要知道那位男性女名的柳碧痕女士的眞姓名、就是「蔡……」、下面兩字、我本厚道、下次再宣布罷、

(未完)

四十年前之上海

黃參曉遊著

昔時少年子弟、欲通西國言語、必就歐人諸業、近廿年來、中西輯睦、幾於四海一家、中土商人、牢諳蠻語、其有就英文館學習者、每月薪須脩羊二三枚、習之年餘、卽能應對、惟教師、亦僅通商賈語、而非文字、未能窺見書籍、故欲典籍宏通、洞明洋務者、必就廣方言館肄業、尋常洋涇濱話、不必率實效觀也、

金君梅溪、好善士也、嘗放牛局於小南門外、鄉間老牸、不能任耕、皆可售與局中、屬秣之局、無不俱備、俾得了此殘生、不致宛轉刀之下、其有病者、延牛醫治之、愈後仍準贖回耕作、又見巡捕之殺狗也、復建狗棚數十間、請於捕頭、凡所獲無主之狗、俱畜之棚中、不殺日間、猖猖者巳千百計、保全物命、德莫大焉、好爲苛論者、猶以賤人貴畜譏之、不亦薄於責己、而厚於責人哉、

廣肇山莊、在新閘之南、粵中會館也、每年七八月之間、彼都人士、競集貲爲盂蘭盆會、香燭錠帛、務極奢華、一會之費、動至萬金、至期、不特百粵衣冠、座中畢集、卽吳娃楚艷、亦莫不香車寶馬、絡繹而來、鬢影釵光、撩亂於夕陽影裏、門外必僱西捕彈壓、否則打架扛帮、隨時而有、殊無謂也、

不覺漸成長命債、豈知早受一燈傳、此碧香輪先生詠鴉片詩也、沉痛之句、每足發人猛省、滬上爲冶游勝處、少年子弟、往往竄墮烟霞、流爲敗類、蘭陵盛杏蓀觀察、惻然憫之、特在鄭家木橋南首、設一戒烟公局、自癸未仲夏起、願戒者報名入局、不費分文、衣之食之、無不全備、有能輸洋五元者、飲饌使命、格外週至、輸洋二十元者、更上一層、出苦海而至樂園、觀響之功、誠鉅矣哉、

第十三集 第念六本 天祿懸吊頤

久兩手之縛已被解脫薛德亦醒隨手拾一花瓶猛擊[illegible]教天祿[illegible]頭部遂跌下火坑[illegible]天祿以雙足倒掛於燈[illegible]第念七本 天祿與[illegible]見有經官[illegible]一册[illegible]有[illegible]女[illegible]兩人同被[illegible]夏拔則從此灰[illegible]守[illegible]隊[illegible]而逃[illegible]膝[illegible]四本[illegible]人之新機關[illegible]在卡倫與雪德亦被禁其內

吳玉蓀

喉耳鼻眼內外各科 花柳淋濁戒烟肺病專科 跌打損傷接骨入骱獨步手術

門診上午十時至一時小洋六角

出診下午一時至四時洋一元

梅毒 注射德國靈藥六〇六 每針三元至七元 [illegible]包愈

白濁 最新發明法國[illegible] 注射[illegible] 一元 每針

診所 六馬路福祿里總弄 電話中央二五〇

張丹斧 姚民哀編輯的

世界小報彙刊

出版預告幷徵求預定

張姚兩先生編輯那張世界小報、巳經一年多了、從幾百張銷起、到現在巳到八千份以上、因爲一張小報、倒有百外個名家作品、好文章有目共賞、所以銷路日增一日、因爲有許多讀者要補全份的報紙、無奈存報巳少、一時無以應命、因此有這彙刊的組織、將去年全年的報上[illegible]

(上海福佑路世界小報 啟)

(世界小報全年報費連郵四元四角)

小世界二層樓 順興樓 中菜館

[illegible]

雙雄綠衣記

王天恨

第四章

屈爾森忽又向我道、鈷塔先生、這個疑問、你可能答覆麼、我見他始終疑惑哀斯敦夫人、便也引起了我的躊躇、心想室中什物凌亂如此、樓下一毫不曾覺察、委實可怪、又看着那鐵塔迦的神色也、竟似乎很不表示和屈爾森同情、因此我對於屈爾森這個詢問、非常的難答、屈爾森繼續問道、鐵塔迦先生、我們姑且把這個疑閱撇開、你那所得的案中關鍵、請你見告、鐵塔迦很輕率的道、我說的案中關鍵、並不希秘、就是哀斯敦外衣裏那個信紙、屈爾森竟也很輕率的說道、那個信紙、就是案中的重要關鍵麼、鐵塔迦道、正是、

我正欲插口問如何重要、鐵塔迦已繼續解釋道、屈爾森先生、你原來不知道、那信上第一句說、「今吾巳知汝寓所」這一句、就非常明瞭、那兇手一定和哀斯敦是舊友、這幾年兩地分飛、彼此都不曾謀面、[illegible]曉得哀斯敦寓在何所、尋了[illegible]才曉得哀斯敦寓在伽耳尼蔭路、照我的推測、八星期前、哀斯敦必曾見過兇手的面、證以醫生說、哀斯敦曾受了驚駭、更覺相近、所以哀斯敦避到醫院裏去、及至請假回來、又鎮日坐在樓上、不敢見人、連窗兒都不敢開、就是爲避那兇手的鐵證、

或問

春風

■或問、近來最新買賣、以何物最最利市三倍、春風曰、議員、

■或問、近來最新出產品、以何物最最通銷各處、春風曰、逃兵及退伍兵變土匪、

■或問、近來營造業商人、以何種最爲萬惡不赦、而有傷道德與天良、春風曰、販米麥及掘土地出口運得資購鴉片軍械進口

■或問、近來最新流行品物、以何物最爲奇形怪狀、春風曰、所謂交際明星自由女的裝束、

殺風景

丹翁

做官做到檢閱使、快活了、做新郎做到檢閱使的的新郎、更快活了、女性呢、做新娘是快活的、再做到檢閱使的新娘、當然也要更快活、不過微不滿意的、是檢閱新郎的年少稍去、檢閱新娘的芳時正好能了、

我的朋友黃葉翁嘗說、「他和老林黛玉同歲、當他未出書房的時代、林黛玉巳是殺人如麻」、我以爲檢閱新娘、心中也未始不轉到嬌髮覆額的當兒、新郎巳是殺人如麻的念頭、可是這一下子、她却「如殺麻人」或「麻如殺人」「如麻殺人」了、哈哈、

清史補闕

一鴻

法越之役、有某京官上一條陳於總理衙門、略謂法夷所恃、惟在海軍、然洋人足骨僵直、不能轉折自如、若一傾跌、卽不易起立、宜通飭各海口、多備小舟載兵、每兵須身攜油拌黃豆一囊、並多備生鴨、而以胡椒粉糝其翅、縛之以線、凡遇法兵艦至、小舟卽趨往圍之、隨登隨撒黃豆於敵艦中、並以火燃鴨翅縱之、鴨被焚翅撲、椒粉飛揚、既足迷敵人之目、而油豆滿艙、敵人履之、又必顚仆不起、就而斃之、大勝可操券獲也、恭忠親王見之大噱、戲謂同僚曰、胡椒油豆拌燒鴨子、不知其味如何、諸君嘗過否、一時傳爲笑柄、

菊林雜綴

芳塵

譚鑫培與王福壽二人、皆出身武生、兼擅崑亂、福壽之挑華車八大鎚諸劇、實足以繼光啓後、砥柱中流、典型勿墜、端賴斯人、惜年事衰老、不輕登場、卽偶爾堂會一漏、亦決不演此等吃力戲、昔嘗於江西會館、見其與倜將軍台演鎮壇州、見者咸讚賞美、皆謂得未曾有、又見與包丹亭合演對刀步戰英雄義等劇、格調高古、迥異庸俗、無論內行外行、大都心悅誠服者也、說者謂譚(鑫培)王(福壽)吳(連奎)三人之技藝、當時固在伯仲間、無甚軒輊、而吳不幸早死、紅眼四兒(福壽之諢號)雖老而名弗彰、獨叫天譽滿京國、四海一人、(梁任公美譚之語卽此八字)此中殆有天數、

今日梨園八才、衰落巳極、前輩所定之良法美意、亦蕩然無存、偶一興念、輒爲歎息、或有疑而問曰、新進人才、果皆遠不若曩昔耶、戲曲界之黃金時代、果均巳過去耶、恐不免爲人所竊笑也、余曰、唯唯否否、余之爲是說、固知與世俗主張背馳、決有多數人譏笑於我後、但有說也、容舉我詞、劇界前輩之唱做打念、妙在於一定範圍之內、自由生化、所謂從心所欲、不逾規矩者是也、若夫新進人才、則[illegible]迎合社會之卑劣心理、往往蕩檢踰閑而不顧、卽此一端、新舊之價值、已立判雲泥、余嘗將三四十年京劇之種種嬗變蛻化歷史、費時三載餘、成二十萬言、彙成一厚册、所有前輩之規矩準繩、當日梨園所共同遵守者、盡紀入此書、偶爾斟酌一二、以與今日伶界、兩相較量、則所有舊日之規模、早巳次第破壞、所以出台演劇、無復顧忌、於斯可覘劇界之退化、則新進伶人之藝術、當然不足望老伶項背、我亦毋庸說明、概可想見、故以嚴格論中國純粹舊戲之黃金時代、當在程(長庚)徐(小香)劉(趕三)壯年登台演戲之日、過此更三十年、已漸呈彫弊情形、至於晚近、梨園遺老、則舍王福壽田桂鳳余莊兒陳德霖等三四人、尚能恪守前人典型、此外則無不稍規越矩、皆不足道、至於余之崇舊鄙新成性、非有意沽名異衆、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亦曰、人惟尚舊、梨園人才、更以舊爲貴、奈何可舍其舊而新是謀、此所以京劇之法度日壞、而精神彌衰矣、

鴛鴦風花夢

(三〇)

簫引樓主

●第十三回 鴻飛冥冥大彭潛蹤 鳥鳴嚶嚶叔倫求友

簫引樓主生平、別件事情、總肯讓人、就這酒上、却無論那裏、比官儕見了銀子、還要黑心、便把茶杯翻過來磕了一磕、先自己斟滿了一杯、道、今天既過了天涯棄心人、又在熱場冷景中、我要先浮一大白了、說時、那白玫瑰好比比茶還淡、一吸便乾了、叔倫見了、不住的點頭、正聲勸道、你慢些喝酒、不要醉了、可對不住這明林晴雲呢、簫引樓主笑道、你原怕醉的、你本則要見了佳人、纔肯拚命喝着哩、正聲聽了這句話、不由得想起蘇州酒家事來、向着桃花、凄然欲淚、這百疊迴腸、不知從何數起、便也止不住歎了一聲、幾乎把一掬舊淚、又在當筵直落下來、好容易忍住了、也斟了一盃酒、拿起來一喝、道、我也應該乾一盃、叔倫原是個金戈鐵馬中討生活的人、如今見正聲和簫引樓主[illegible]各有懷抱、各有傷心、自己也不覺想到秣陵獄中的苦況、便也乾了一[illegible]道、你們各自喝自己的酒、並非借酒以澆、我却想起一件笑話、[illegible]給你們聽聽、權當他是個下酒物、你們可曉得方纔下車作揖之人是誰、簫引樓主拍手道、好、這確是絕妙的下酒物、請你快講罷、叔倫道、此人是我當時赭衣三木中的原審委員、正聲笑道、既這樣說、你爲甚麼不恭恭敬敬的稱他聲老公祖、或是老父臺呢、

編輯完了

記者

學、學爲人而已、學而不能實行、不如不學、然古今來能學而實行者、能有幾人、此可以覘中國社會進步之紆遲、良以此故、

今之學者學者、舍做官員運動議員當選議員之外、他無出路、亦無他希望、習之旣久、已成風尚、是實人才之大障礙、我不敢望當道挽救、祇願學界學者之自省、

自己知有過失、卽應立刻悔改、切弗稍自寬延、要知此關放過、不易追逐、

凡能競競業業於其所職者、則身志兩逸、決無不善之思也、是卽莊子所謂、天機深、嗜欲淺之意耳、

頃接祥君來函、謂昨日所載三麻子一稿、全非事實、此消息座傳有客歲年底、因三麻子確患病休業、而且病勢沉重、後則幸遇名醫、診治痊痾、現則依然健在云云、際時代文明、迷信破除、然消息不實、合亟更正、幷道歉忱、以誌我過、